



牛林堂集卷之五

卷之五

利

小野海子傳序

幸惟新校

咸豐元年五月十日

本堂二年前秋四十有八自近年來

本堂志願中後更暇處在隨處各處

本堂志願中後更暇處在隨處各處

門和6
號465
卷3



井井堂集卷之五

森鴻以郎

氏寄贈

明治廿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利

小野傳子傳甫著

男文革惟新校

感興賦

乙丑

五

月

初

十

日

貞享二年余春秋四十有八自近年來毛
血月衰志氣日微雙眼茫茫頭髮蒼蒼齒
牙動搖半缺者二今茲五月一齒又脫於

是搦管拂紙慨然而賦辭曰
咨人之生此世兮七十者古來希譬一日
之陽晷兮視駒隙易熹微四運迭侵忽焉
兮百歲流易如斯居諸去而何往兮天不
言欲問誰知免懷尚無覺兮長志學以有
知凡二十而弱冠兮慕少艾之娥眉豈知
乎西榆迫兮貪看子朝菌披到三十骨骼
成兮設禮容縉紳垂折腰以婪斗米兮厥

角而受纓縻求薦舉騁馳忙兮服官政好
爵靡誰謂四十為強兮驚破血氣稍衰古
惡無聞者兮故吾之所以感時值五十之
不惑兮知耳順不遠而我本京城之民兮
業為上池之醫拜聖言之諄諄兮棄前學
而孜孜夙興讀典謨策兮夜寐誦雅頌詩
顧行而不篤敬兮明道以類管窺性偏無
賴權勢兮才謏不達時宜一拙完身之謀

兮戰兢操心也危羞祿仕之過望兮迷宦
途而省私過今年復明年兮奈歲月之換
移茲吾年未五十兮悟心形之俱疲視茫
茫而齒落兮皓蒼蒼之鬢髭嘆浮生之如
寄兮觀塵世轉堪悲聖風雲于富貴兮賢
仞岡之振衣從張翰而適意兮晞伯玉之
知非幸逢莊周之化兮盡思斂衽以歸獨
人間之事畢兮嗚呼老矣又何期

荻花賦 并序

葛西之郡牛島之邨有咏歸亭右武野左
下總前帶隅田青羅後負筑山碧簦可愛
之勝地也今茲壬寅秋暮適會于茲賓主
優遊以極歡樂於是揭水濱花鳥十題作
賦遣情我得荻花
有荻鬱鬱叢生水頭近當孤村蟹戶密隱
一葉釣舟洲白露寒宜泊旅鴈沙鳥波碧

風落須網河鯉江鱸吳將挑戰將結後晉
童作謠以養蘆夔府城下高仰藤蘿月明
潯陽江上乍聞琵琶風聲蜻蜓群飛蟋蟀
集鳴曾見春茁翠萸相映青蓮今且爽氣
沙浦斜生暮煙夜颼颼兮寒影闌秋瑟瑟
兮素雪鮮漁火入眸姚光幻術容易潮音
驚眠正德偽載奚自因緣青腰女橫陳匹
如華髮翁戴皓百卉具排此草也搞莖應

似筆用書文藁我亦欲倣歐公所好

雜著

常州鹿島郡鹿島宮文庫上梁文
夫以人物之間神為最靈祭祀之禮敬為
最貴非學無盡禮之節非書局知神之尊
恭惟鹿島大神辭氣慷慨方降下土生質
雄拔大定中州曜武曩昔遺威名於古書
垂跡靈區饗明薦於歲事既奠贊拜之幣
帛豈乏學習之簡編是用大宮司中臣則

直乃庀良材創營書庫充萬卷以爲學苟
新黎庶傳百世而垂訓以宜子孫斯舉脩
梁宜爲善頌遂作短唱落此成功
拋梁東御筮高天翠色濃近指扶桑蒼海
日瑞霞全曙照神宮
拋梁西靈池流遠護田畦筑山堆碎樹陰
茂霞浦渺茫月影低
拋梁南亭亭華表傍江潭津頭人聒轉輸

會市廛民庶和樂湛
拋梁北神臯別播敷廡德松杉鬱鬱又葱
葱萬頃綠連一片色
拋梁上高架擔榮近天伏宸極垂光碧尾
寒霜花夜重氣清爽
拋梁下千載仰高神聖化縹緗充棟帶牙
籤壓倒玄晏書滿架
伏願上梁以後來降烈光綏以繁祉庠塾

設教鄉里歸仁祠官明誠更盡煩事之道
烝徒孝悌共樂文化之隆延寶乙卯夏五
月霸辰常陽水戶府野傳謹誌

常州久慈郡靜社上梁文

常陸奧域久慈神臯崇靜社之靈威開宗
源之唯一指顧境內地勢絕勝塢有梅花
陽春曆應先開谿有蘋菜歲時祭可以薦
面對蒼海背負金沙左控久慈長流右望

筑波茂蔭護門草叱弗歆蒼生之非禮真
坂木立宜納丹衷之所祈睠惟日神閉窟
長夜已彌萬方手力開戶皦日再照四海
神代無雙之聲力名帳永存之靈蹤偉哉
顯功宜也載式仙禽翔集華表鈴鸞鳴響
珠簾玉階頌頽紫宮圮毀粵我水戶侯
宰相源君聚樟楠蔽牛之木命般爾運斤
之工經始是攻落成不日寶殿焜烟霞之

色粉堞耀日月之光已拋虹梁謹陳燕賀
拋梁東關山霞簇八州中常陸方輿爰昏
宇時和玉燭起神風
拋梁南晴好雨奇一翠嵐近濃遠淡連筑
嶺誰手描成碧玉簪
拋梁西邈迤山下自成蹊衣被孫枝兼子
葉松杉深處是神棲
拋梁北短梳脩楣工雕飾高架畫棟映斗

樞靈威赫赫海東極
拋梁上高明覆幬物和暢社頭如在祭齊
如應爲萬黎除禍瘴
拋梁下創祭勢州相殿社移在久慈河水
西神風肅肅自清灑
伏願上梁之後風調雨順時和歲豐社稷
从景福無疆田野見黎元邈畔上有文武
之備群臣勲勞下無饑饉之憂百姓富庶

對蒲人問

己未之夏五月之初懋齋主人有採薪憂
寢食失常越端午日勉疾登朝已歸氣疲
不爽高卧書室忽有來于簷間者青衣蓬
頭坐定作而言曰我名蒲人以辟邪救正
所稱於世每逢此日歲訪主人而主人當
此日戴星上朝徑趨親戚逮夜而歸故不
敢得親炙今日偶得間暇幸有陳焉主人

仕高明之主與群賢同行入侍玉堂出坐
經筵而一有內省之疚豈無熱中之患哉
吾聞有道之士不遺葛藟之言我詰問主
人願聞其志可乎主人推枕起揖曰諾吾
將承教
蒲人曰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支
子不祭今夫主人爲人後已不支子之親
而祭之非諂乎不當祭而祭是曰淫祀淫

祀無福苟無實理神不歆享主人曰子過
矣子過矣是言也非是之謂也所謂其者
指祭之者孔子恐人惑於鬼神之不可知
而不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故如他日語
樊遲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以鬼神對
義彼此相類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
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謂之正祀然在
諸侯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僭諸侯而

祭山川皆是淫祀如季氏旅泰山後世人
家事佛奉神皆欲諂媚希福矣蓋祭取氣
類相爲感通陳淳論淫祀曰如釋迦是胡
神與中國人何相關是言極廉夫在人倫
爲民者四職事有責又奚暇事胡神佛弗
人也若彼僧尼淫佛淪肌浹髓胡其形胡
其居變其人道盡其愚衷世雖異域雖殊
猶有感格之理不然則異邦後學舍奠於

先聖又爲無干涉哉凡爲人後者人之存
日面命爲子沒之後齋戒誠敬爲之禋祀
如此而爲非其鬼耶諂也耶聖人一言明
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報恩德者以
諂媚之名乎如子之言曰爲人後者祭其
所爲後者爲非其鬼爲諂也此又不通之
論也讀書者通一章旨解一句意是爲得
之不然未免高叟之爲詩之固也子言其

他
蒲人曰傳云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春
秋書莒人滅鄆穀梁云非莒人滅之也立
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聞主人先公
之婦所生而姓氏實異然則陽若有繼而
陰已絕矣雖庸人猶知非爲格也况乎主
人且激六藝夕蒐百家曷爲居於理義不
明據於名實不正主人曰吁我愚戆也而

略涉經史黑白之辨菽麥之分得少區別
焉夫春秋貶鄆鄆子之嗣夫人之出也非
其族類不相干涉是以聖人非之然逮後
世雖同姓而有賜姓匿姓混雜者故議者
多以外孫爲後蓋以姓雖異氣類親近猶
勝於姓同而屬疎者也初先人命我曰我
不幸無子絕祀同宗之子無可嗣續汝實
阿姉所生姓氏雖異族類相近薦汝於祖

先而奉祭祀原夫經稱九族謂高祖下至
玄孫又謂外祖父母從母子妻父母姑子
姉妹子女子子并已同族又謂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則我於先人爲非類耶抑爲
非非類耶爲非族歟抑爲非非族歟子幸
觀焉擇焉我雖不肖十數年際瑣瑣碌碌
處不正身於朝廷招屠家鬼於靈筵哉
蒲人曰主人之邦異姓爲人後者豈少也

哉而今咸請罷官辭祿主人獨以氣類近
而施施食祿乎主人曰我言理而已安言
祿矣方今舉朝爲人嗣者殆三之一嗾然
辭官祿我苟安官貪祿乎
蒲人曰主人不苟安官貪祿則將辭祿乎
主人曰然雖然古曰成立之難如升天覆
墜之易如燎毛先人以誓古之力優仕立
身我縱辭官遁身於先人之繼嗣猶不減

絕然而先人之成立於我覆墜是我所不
慙於心也
蒲人曰邦君若使各食祿而復其本姓主
人處之如何主人曰大凡養人子以爲已
嗣也生則撫育竭力死則庫財什器舉用
授之恩情如所生者唯欲祭先與不絕名
籍也故爲其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
而顯至公之義然今婪祿復姓爲利棄義

死者有知則悅之乎將怒之乎假令無知
作偽食言背戾然諾有所受無所歸則與
攘人之府穀竊人之庫財何以異焉其不
敢也決矣

蒲人艷然曰我言辭官則主人辭以墜先
人之功我言復本姓則主人辭以攘穀竊
財我惑矣敢問主人之行歲歸於何黨主
人曰我而語子我聞君子因當然之理而

行當然之事我所志者異乎子之撰方今
先人伯叔之子又生數子長者齡超十歲
少者亦及毀齒若得我君垂高慈選舉一
子纘先人之緒則成功不墜胤嗣無絕而
後我罷官致事死者揚眉於泉下生者荷
德於山野斯我所願也蒲人喜曰善哉主
人之言兩全之謀可以為孝矣

擬策問

明舜水朱魯璵

元辨問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與天下之所
入以望治者宜無古今異宜中外殊俗
雖依已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
世爲天下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
然何以同際有周維新之命同居青
兗咫尺之鄉而治齊治魯或有不同
周公曰不易不簡民不能從何又曰
解其瑟而更張之然後乃可鼓也聖

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
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則先王之道
尚矣而先儒乃曰是欲以結繩之治
理亂秦之緒也而徐偃宋襄行仁義
而敗亡相踵抑又何歟漢家自有制
度者似矣而識者乃曰乃翁以馬上
得天下一時輔相諸臣又皆推魯厚
重天畧恂幅無文遂使漢治不能復

古至今傷之子輿氏有言曰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夫道至
於堯舜極矣而仁政乃如斯重且要
乎是故仁心仁聞民不能被其澤法
不可傳諸後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總之兩言而決之曰徒善不足
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文武之
政未墜於地布在方策者班班可考

也幸而處昌明之極運不能更化善
俗而狃於淺近荒忽之談一則曰如
是已足一則曰何必改作所以誦詩
讀書者徒爲咕嗶之具詠歌先王而
已豈不重辜先王之道哉後有豪傑
者起將必非笑前人因陋就簡不能
作新舊邦其又何辭以解之願諸君
子攄其素蘊悉心而對爲國家煥文

明之治著之史冊垂為典章光耀萬
代也

對明王頌天理物動而為道行而為則德
潤四海澤加百姓寒暑平百穀登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則治已定功已成
矣夫天下皆樂邳隆而惡衰替樂安存而
惡危亡然而廢興存亡之不齊者何也仁
與不仁而已矣商辛之不仁也天降罰而

喪天下墜厥宗文王能新其德宜民宜人
幽邵千有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聖德彰
聞天休滋至民歸之如水之就下若旱之
望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詩
人羨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天之視
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
則天命之新捷於影響矣天之生物必因
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

謂也夫齊魯相錯之地太公伯禽同時之
封然而治之或有不同豈魯有可因之俗
而變之乎齊有當變之俗而曰之乎周公
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
之天下之同軌古今之常經也故不可變
而從之則易簡者是也太公以之矣不調
甚者則變之則更張者是也魯公以之矣
故道之大原出於天不待人而生不後人

而滅理之所有則道之所存也聖人已往
無或由之已而道則布在方策未之或廢
也原夫上古民俗荒唐穴居而處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通其變協其宜易之以宮室
書契詳之以禮樂政刑以革其俗以資其
治其爲道一也抑如呂秦上黷帝王之道
下愚黔首之心貪狼成風薄惡爲俗流毒
之漸囂頑之習所謂桀紂之民也當此之

時微漢祖則後世不沐猴而冠哉夫文王發政施仁至于日中吳不遑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皆勤勞之至也彼徐偃王好求怪異多列于庭苟有憂國憂民之心何以及此宋襄公凌虐淫昏用鄆子于次睢之社石隕鷓退猶不自省其愆是豈仁義之罪哉蓋自三代而下惟漢最爲近古然以馬上得天下提三尺御萬民霸

王道雜禮樂糖糝而一時輔相率皆推魯無文故令其治終於不古豈不惜哉夫語天下之至治則必以堯舜爲極堯舜性者也而平治天下不過于仁政而已是故仁心仁聞要道也而不遵舊典不行仁政則國家不治故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徒善徒法豈足以爲政而自行哉所以齊宣梁武有仁心仁

聞而國不治也故孔子曰爲君難此之謂也方今海內康寧天下一統而民不被其澤俗不臻於古者無他善教不足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伏願聖明思堯舜之休德明文武之大業布政施仁移風易俗鼓舞而作興之先王之治不庶幾乎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且夫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修身莫善於德修德莫善於學文武已沒道在六經則設庠序之教舉賢選能進純禱之子弟掄民間之俊秀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脩已治人之法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行而習浴義也勩業於今茲垂統於萬世則誦詩讀書者皆繼天立極之規非徒咕嗶口耳之具爾矣愚生以爲唯此時爲然豪傑之士不當汲汲自奮乎

策問

弘文院林學士

問高鳥盡兮良弓藏古之誡也然功
高名大者進而不知退亢而有悔者
如文種韓信不為不多矣早察而退
全身而免者范蠡張良是也微蠡則
勾踐不能雪耻微良則劉季不能滅
楚二子之功名傑出於古今然一則
掉扁一則辟穀豈尋常之所及哉然

掉扁者潔則潔矣似忘舊恩乎辟穀
者雖不貪猶不忘世者也然二子之
出處不可無優劣試辨焉
對孔子曰君子而時中故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原夫
范蠡文種共相勾踐運奇策遂使奮鳥搏
之勢雪會稽之耻受諸侯之朝得霸王之
稱可謂有功者也然逮其反國蠡懼大名

難以久居泛湖畜神去如仇讎則非大義
之遯也種所誘良弓走狗之言遂扳讒口
之禍如二子雖有輔君之智未知事君之
義也當漢之時韓信張良爲首謀之最自
其升壇燒棧以至高祖握神器籌策勲烈
不可勝計而信伐功矜能乃請假王期會
不至已無純臣之節復終謀反然則其罪
不可逭焉三子者失其所謂時中而又無

忌憚也至如留侯克有終始爲韓報讎爲
息相漢可謂勵其忠也見高祖之末海內
漸平功臣之所弃捐而未忍舍其君乃學
辟穀益欲寓其言以脫世網也會高祖崩
惠帝孱弱而呂后攝政睽睽彊之則復聽
而食果願弃人間事耶所謂仕止久速得
其中也留侯雖不勉學而其不忘世者性
質之羨也若以忘世爲是乃是老莊之道

豈君子秉彛之謂也哉推本言之范蠡爲
已留侯爲君爲己者私也爲君者公也公
私之辨何待吾言矣

又

前人

問仲尼唯說一箇仁字孟子併說仁
義且並舉四端以昭然矣然中庸以
智仁勇爲三德添一勇字而不言義
禮既有三德則無義禮而足則勇何

不在四端之中哉若夫仁包義禮智
則勇亦在仁中乎詳辨焉
對中庸云仁者人也蓋仁爲天地生物之
心人先稟之而兼統義禮智故仁爲之本
體義爲之斷制禮爲之節文智爲之分別
苟無其仁則義禮智三者無所由出無所
從施矣是以仲尼唯說一箇仁也至孟子
以義之斷制閑邪存誠則其用又切于仁

凡天地之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陰陽乃
統五行人性有五而仁義爲之大端故禮
爲仁之餘著智爲義之歸歲今既揭仁義
則綱舉目張故並說焉中庸之三德添一
勇而不言義禮者歸義於智託禮於仁論
語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又曰惡勇而
無禮者而今三德之勇果非血氣之勇則
該義禮者亦可知焉四端不言勇者猶不

言信也如勇於惻隱勇於羞惡則勇在四
端中而四端又在仁中矣嗟乎其隱義非
淺見之所窺漫附臆見以呈焉謹對

春遊小石川邸後樂園記

寬文九年歲在己酉三春之暮三旬之中
教命賜宴于小石川邸後樂園賞繁花也
應召者誰明之朱大人也侍會者誰官僚
諸友及史館書生也此地有崇山層峰有

奇樹怪石有石堤長流有深淵平渚泉音
渠潛乎曲汜浪花涌躍乎激湍虹霓涵影
而長橋橫霹靂轟空而懸瀑落高樓傍山
茶店臨水檐宇翬飛輪奐盡美誠絕世之
佳境可謂真樂土也大人曰美哉山也我
邦周王假山當時之絕景而有覆簣鋪劓
之痕不如此景之出乎自然是日也天霽
日暄韶晷昭回櫻花漲雲隨風點水猶疑

濯江之錦柳絮飛雪飄空糝逕宛似鋪地
之瓊語禽啾啾未鼓何絃戲蝶紛紛不奏
何舞華表鶴唳自呼令威之名玉池龜曝
更餘禹王之範於是優游盤桓尋壑經丘
踞巖畔以憑木攀薜蘿而登樓西望市廛
往來絡繹南仰金城雉堞崢嶸指左顧右
遊目騁懷浩浩焉飄飄焉於乎所遊絕勝
之地而所樂一生之尤也非特極耳目之

娛而已樽傾美酒之澠盤貯佳肴之鮮一
觴一詠調笑更酌當是時也僚友口唱曰
樂哉樂哉予應聲賡載曰萬景對來柳髮
長齊花顏遍開盃漱清流攀援崔嵬有看
列珍有酒盈盃雅興無極樂哉樂哉少焉
棹扁舟泛前池搖搖縈紆島嶼渺渺流憇
汀洲恍乎如脫于塵世相與娛樂聯四七
句成八又吟不知遲日之已西猶憑花塢

之夕陽於是乎記

九月十三夜翫月記

戊午之秋九月十三夜予得官暇閑居書
齋盡日雨甚豐其蔀沛及晡時牖中闕天
舒嘯曰此夜也都鄙翫月之良辰而積陰
霖霖曷為不借一夜之明使盲天下之眼
目矣少焉薄暮雨晴夕照高掛木末頑雲
四卷明月初上東山誰昔天柱翫月趙知

微之幻術絃管吹雲晏元獻之樂飲不圖
今得此乍霽也速命僕掃前軒開東戶治
具設筵侍者問予曰十三夜之賞異邦亦
在乎荅曰斯是良辰唯本邦之所賞也曰
觀管丞相詩則起於寬平延喜之際歟曰
藤宗忠中右記云寬平法皇以今夜月明
無比始賞之由是遂以九月十三夜爲佳
節也而謂管氏賦十三夜則非也丞相在

宰府著述又多輯曰後集世見之者幾希
故記昔被榮華簪組縛今爲貶謫草萊囚
月光似鏡無明罪風氣如刀不破愁隨見
隨聞皆慘慄此秋獨作我身秋六句而不
知發題有黃萼顏色白霜頭况又三千里
外投二句予觀後集題曰秋夜下註九月
十五夜則非十三夜作可得知焉長和帝
皇子性信親王在仁和寺定良辰名年置

九日召會文人詠吟飲宴而以九月十三
夜名繼華會事見真俗若夫詩章之所著
只以關白藤忠通所作閑窓寂寂月相臨
潘室昔蹤凌雲訪蔣家舊徑踏霜尋十三
夜影勝於古數百年光不若今獨憑前軒
迴首見清明為原始自後藤定家有詩自
此夕價千金載明月記涼秋九月月方幽況寂閑人憶
友往無留不眠不臥謫居思誰問誰知沉
老愁白露金風爰計會滿衫吹袖淚湫湫
曰若是乎不用十分之盈何以十三之霄

曰試言之夫仲秋三宵古今之所同賞而
萬邦之所共仰也方今賞三宵為未滿心
而不膠刻舊蹤用此夜也亦是好事之意
而已於是左右稚子相偕既月曰歌曰魯
酒薄薄兮微醺即休野珍淡淡兮既飽即
休美酒嘉穀兮又何用求明月皎皎兮照
我床頭十三夜來兮維惜窮秋虧盈益謙
兮天意人謀既而更闌盃盤狼籍侍者坐

而睡予亦載寢

割雲研記

硯名割雲取諸古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
天磨刀割紫雲蓋硯有青石有絳石有端
石唯以端石爲貴端之所出有四所謂巖
石石屋西坑後歷同是一州而精麁迥然
其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頂者尤潤
如猪肝然世之所貴紋有金線羅紋眉子

刷絲眼有鸚鵡金星活死夫石有點紋堅
脆不必相和所謂石病而唯克好事之玩
好耳一日我相公賜一硯石從我所好
命工雕之夫唐土之石本朝所希有也然
其石縝密瑩潤色如猪肝所謂端山絕頂
之產也雕琢已成文房生輝因銘其背曰
巧割紫雲下過書林恩賜貽厥銘石銘心
偶有客謂石即端溪之玉靈惜哉體象似

或不雅余曰否子之所言異我之所好子
為玩好我為所用其為用也貯水欲其多
矣磨墨欲其平而廣矣平底而不銳潭邊
欲其易拂拭而筆亦壽也容唯而退遂以
為記 乙丑秋繼華日

常陸國久慈郡薩都神社緣起

常陸國久慈郡薩都今作佐都俗邑薩都

大明神昔在神代名曰立速男命一名速

經和氣命自天降在當邑松澤松樹八岐
上甚有靈響自建社祠之其後有誤向社
而溺屎者神必為崇示咎鄉人患之具狀
奏謂 山朝廷勅片岡連敬祈祭曰神之所
在卑隲墳衍迫近人家汙穢巨禁宜在高
山淨境於是神聽其言遂遷社于邑東加
毗禮之峰周以石垣弓捍釜鼎等神器咸
以石造之凡飛鳥過此則奮迅避去而無

敢當峰上山麓有河清流潺潺名薩都河
其源出自北山南入湓河及中葉以加毗
禮峰峻路嶮不便拜趨復遷社于此地每
歲十一月初十日出遊神輿於東山斯其
之謂也承和十三年九月丙午勅授從五
位下勳十等其後進授從五位上勳七等
貞觀八年五月庚午加授正五位上同十
六年十二月癸未加進從四位下延喜中

勅錄諸國之神社定大小之品秩或奉時
幣或附神田薩都神亦載在式內自是以
降國史缺而不存况國偏東海邑遠國府
社中古記久遠隱沒然而社司世掌祭祀
蘋蘩以時其神田神職及祭奠之日時服
忌等傳在別記社內有一片木長四尺許
木心自有文曰鹿島造營御木傳言昔時
為造鹿島神宮伐材於加毗禮山工人剖

析一木則兩片自有此文一正體而一及
體是以其正者供奉鹿島其反者留藏此
社應安中國主佐竹左近將監義信經工
庀材修造焉

余友加藤九郎兵衛泰通一日謂余曰
薩都神以我產神故常致誠敬而憂神
庫無緣起請爲作之於是考諸舊記社
司所傳遂作緣起一卷泰通又鐫薩都

大明神五大字揭之殿上其敬神之志
可以知也泰通之先曰玄蕃玄蕃子曰
大學大學子曰善右衛門世居此郡臣
事佐竹氏慶長中佐竹氏遷出羽其後
善右衛門奉仕水戶侯源公泰通乃
善右衛門之子也
下野那須篠原神社緣起
下野那須郡篠原邑神社昔在近衛帝

馭寓有侍女玉藻前以艷媚幸帝會不豫
鑿藥無驗召安倍泰成於殿內禱之時玉
藻前化爲白狐走入那須野原棲于此丘
常持一鏡到丘北小洞水畔照面冶容化
美婦人爲妖害人曰名洞水曰鏡澤久壽
年中勅遣三浦介平義繼上總介平廣常
驅焉曰築場於丘東試追走犬而習射騎
是犬追者之始也遂名其地曰犬追馬場

既而義繼廣常入野田狐射而中之流血
爲池終墜所持之鏡今之鏡池又名血池
斯是之謂也狐北走六里許又化爲石世
所謂殺生石也於是土人崇其靈築壇祭
之今謂之狐塚建久四年四月源賴朝公
獵于那須野聞其所由披荆蒼莽建祠祀
之以二月初午日爲祭事凡此地也南北
十町東西五六町林麓有鳥居步武一町

餘有神殿殿前有二大檜樹名曰烏居木
其右有神宮寺安十一面觀音佛像
篠原神社式外之神也然土人迄今崇
之歲時致祭別當源清患無緣起請余
作之日記其所傳言以塞其需

本生先妣人見氏家傳

孺人姓小野氏人見諱石洛陽人曾祖道
嘉屬右京大夫細川晴元居丹州桑原郡

馬地邑天文末與鄰邑篠山長備前守內
藤元定數挑戰一日元定來襲馬地道嘉
與族中川氏共拒之乘勝逐北內藤之師
終朝三褫於是元定借援於三好長慶補
時復圍堡急道嘉兵盡矢竭力戰而死祖
道西避難洛西嵯峨寄宿于天龍禪寺策
彥初道嘉與策彥爲擅越之好故策彥善
遇道西遂相攸于邑中家居道西容貌魁

偉膂力過人又和順而愛人邑人皆稱隱
德年九十九卒父友德始以鑿術往來于
嵯峨京師天正中從策彥浮海入明又嘗
適高麗既反而居京師以壽終于家母吉
田氏孺人幼而敏治絲枲織縷皆兼人好
倭歌能誦小倉百首行次不誤及長處事
辨論詞簡理足親踈咸服其言年十六歸
于藤田氏事姑孝謹閭內有法紡績不懈

以供衣服為人仁恕鄰婦里姬常加禮敬
且樂爲之用雖勞不倦况奴婢指使者乎
孺人之親族皆貴顯殷富孺人家獨貧曾
謂天生此民有富有貧吾誰怨怨天乎其
安於貧約薄于榮利者可以見矣正保中
友德屬疾孺人目不交睫粥藥自嘗而後
進不去左右數日友德易篋吉田氏亦相
繼而逝孺人哀毀持喪祭時盡敬親戚之

間或有不和孺人憂色晬面辨數諭之復
令雍睦中有人諉言曰離間骨肉盡由孺
人之間言也人或告孺人且諫曰君於親
族之道至矣盡矣然爲人所賣何益之有
不如無言之愈也孺人對曰不然宗族責
望者外人猶傷之況於同祖同族乎唯和
親而可也告者服其言大叔曾落職藤田
氏憤其不事事不通聲問孺人閔惻而衣

食資用隨所在竊給之凡見困窮顛沛者
雖家貧竭力贍之常以濟人利物爲心故
鄉人之懷恩惠者出入居多孺人親愛有
終焉孺人有男五人女六人三人蚤死初
嘗請藤田氏曰人子之所以不顯者由父
母鍾愛而長不免懷也願使諸子離膝下
而近貴興家藤田氏以爲然依是子等多
遊東武仕官起業果如孺人之教也傳九

歲學俗禮於鄉師孺人清且先起盥漱黎明命傳往焉三年之際日以為常且語曰我自少遇汝兄等如許今在汝何廢素志傳以其訓督勞苦之不可忘特記于此慶安庚寅之秋孺人從弟婦之東歸赴武州江戶與諸弟及諸子晤語甚悅百餘日而還年老薙髮改名妙意萬治末嬰痰嗽病綿綿不起于茲六年一日緬懷東武諸子

詠和歌曰阿豆菴豫利輔企俱屢伽筮塢菴智和比氏阿耆能茂美知能播摠曾智利計例是預知膏肓之亡聊乎臨絕前夕命傳曰死期殆通我年幾七十此生無遺憾汝曹莫哀能事家嚴我平生所御之衣服器用悉頒與于內外親戚前日每品繫小札書某名字須無紛擾孺人以慶長二年丁酉某月某日生於二條烏丸街寬文

五年乙巳正月二十二日終於四條室町
享年六十九

古人曰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
徒累不德爾孺人凡庸之女雖無踐履
之可稱可錄平生一二之言識字清約
之行欲久而無忘故記其大畧以為家
傳嗚呼傳自赴東武離違膝下凡六年
聞其疾病策馬還洛侍于湯藥六日恍

爾永訣追思其容貌詞氣則涕泗哽咽
不忍書之哀哉

井井堂集卷之六

小野傳子傳甫著

革惟新校

雜著

名子說

古之名者五蓋以名生為信吾始得子初
母孕五月吾奉從我君赴水戶府今茲
正月十一日夜門生善偶夢君命傳曰

聞汝子在胎名新三郎依茲賜告厥後吾
還家滿月生男是其生也信以其名鄉時
母之嫁我亦正月十一日太為奇遇新者
革其舊也三者三之也即者男子之通稱
誠能一日革其舊染而日日惟新又日新
之即是湯銘謂日新者三郎乎吾冀汝之
為自警

次子名說

乙卯七月十日

古曰子生三月咳而名之今俗以七日或
三日我家用三日者以日易月而已古人
之名不必擇也惟所遇焉斯取之矣然曰
名以制義又曰名實之賓乃合內外之道
也夫人之百行壹以脩身為本脩身在正
其心蓋心為身主宰萬事萬物悉管乎此
是以君子敬以養正也正乎吾願爾不負
名矣

孟蘭盆小說

余家世業儒祭祀皆遵古禮今秋七月之望余退公閑坐書齋適家奴三四人語于齋側初焉耳語切切少選嗷嗷喧爭掩卷聽之則孟蘭盆之說也余聞其巔末其間有可以嘆者焉有可以痛者焉有可與者焉有可笑者焉初焉僮父發其端曰孟蘭盆菩薩之所創此日齋戒供佛令死者滅

罪資福故竺支所共由無僧尼無道俗皆爲之本朝振古修此大善然則爲父母昆弟不可不修之道也我聞主人往年喪母至于今日尚且不營盆供不作齋醮與平時無異主人業儒學開口即稱古人然既已識字必能達理於此事不舉何哉恐難資死者之福矣小童徐徐而對曰善哉子之佞佛也我自幼侍于主人之側嘗聞其

語人矣佛者西方夷狄之法與中華聖人之道天淵迥別且盆供者比丘目連以其母罪大惡極生餓鬼道故供養十方佛懇令脫其罪業苦楚後人曰之張皇其說誑惑百端摠其所稱於目連則或可行後世爲人之子若弟者索其生前無罪之父兄妄加之罪陷之地獄而爲之贖而脫之則不孝不弟之罪可勝言乎儒者四季有祭

感時追慕由是觀之孝子順孫悽愴追遠之意可知已何必於此日踐彼迹哉且爲彼之道髡緇變形漫唱惺惺父兄在則不盡孝弟之禮父兄死則祈其冥福如有罪之人傳曰父爲子隱生前無罪之父兄沒後而爲有罪之囚犯其可乎儒釋之相遠也如玉石之不同質苗莠之不同類子齡將暮鬢垂白猶未解惑不亦痛哉請從我

聞道則刮於瞽旨之遮膜稍見於玉石苗
莠之辨也儻父艷然而怒曰豎子尚乳臭
何以口給譏我之佛耶汝欲儒則爲儒與
汝爭而聲嘶舌敝無由得已已矣已矣憤
恨而去余聞之既熟因喟然曰儻父之言
固宜東之高閣然舉世爲浮屠誑誘不惑
者幾希矣可以嘆焉者此也其弊非一日
之漸入人骨髓江漢濯之未易去其舊染

之污宜乎我儒之不行也可以痛焉者此
也小童之言初闢異端其旨可愛且以供
祭歸於追遠之意則足以發焉可與者此
也儻父不知所言踉蹌啞噁而去可笑者
此也有此數端遂染翰操觚表其始末名
曰孟蘭盆小說

時習說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說曰學者未

至而求至者也易重險謂之習坎習乃重
複之義蓋天命之性本善而不能無氣質
之性氣質之不一故所覺者有先後有淺
深後也淺也從乎其先與深而學之使先
覺覺後覺之謂也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則所學不熟所至亦淺故學者從事于時
習而反復不已積累日久如雛數飛則習
與性成心與理涵孔子教人之言自修之

道不出乎此門人劈頭提起不爲無意凡
二萬三千字一言以蔽之然謂論語五經
之輶輶則時習亦論語之輶輶也或問曰
學問之道多端矣幼而洒掃應對進退長
而禮樂射御書數以逮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亦皆曰學則所謂學而時習者果何學
也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
亦不過盡人之道耳洒掃射御博學審問

皆在其中矣爲之不厭造之以道則切磋
之功日新優柔之意日盛中心喜悅欲罷
不能猶芻豢之悅口輕裘之協體故終日
不亦悅乎是顏子之所學思孟之所傳也
未始誇多鬪靡反求諸已而已後之懷鉛
提槩漱於六藝之芳者不能出此範圍聖
域雖遠伋牆雖高入德之門其庶幾乎
講小學說

傳聞昔在三代之隆設爲庠序學校以教
之周衰以降其教已弛暴秦添毒於四海
箝語焚書盪滅古法經藝無傳而聞道者
幾希矣因是小學之法事實懸罄後人雖
景仰之如係風捕景不可得也桓桓文公
出于數千歲之下闕於數千歲之上誓聖
經訂賢傳蒐輯無古今之異者作小學六
篇使訓蒙士培根達支以大學之基本嗟

乎垂世之功高於泰山廣於江海許衡曰
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良有以也今
茲林塘先生命傳每旦講小學于家塾自
非朝謁之日未嘗廢之睠夫此書簡與愚
駸非所容曉雖然徃徃搜索吳訥集解陳
祚正誤陳選句讀陶原良直解講議萬一
於此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乎若有疑
難便質問焉及故事來處年代先後人物

履歷未審則先生相與考之殆至忘食雖
一字不敢放過之日月刮剗不欠一簣自
夏之孟及秋之季既捲講筵而將講大學
傳學也晚而今講小學循序漸進大學則
免於躐等凌節之病亦誠幸矣

壽舜水朱先生七十算詞

舜水朱先生者明人也客來本朝應我大
君之招今茲己酉既屆衣帛之齡仲冬上

旬正當懸弧之節越十二日大君盛促饗
禮設几杖以祝其遐年特命畫工圖和漢
前賢達尊六人於屏風而賜之可謂尊德
樂道也僕輩侍于席側親視其禮不亦悅
乎於是聊綴蕪詞以壽之其詞曰
古者庠序頤養耆老漢文修禮孝明認道
茲設饗宴用介壽考我邦已往皇統之平
德施隆盛治教休明賜賀丹島尚齒清行

風化中廢景仰已夔緝熙大君尊崇先生
寄生拙旅應我聘招丰標嚴肅經藝奧妙
其年彌高惟德亦邵歲次己酉時當周正
祥日推移誕辰喜迎壽酒更酌慶筵以營
烏槩胖體鳩杖扶行尊事承意祖割錫情
南極生輝古稀引年昨函關老今蓬山仙
蟠桃須期靈椿向榮將此遐算長以干城

嘉定說

原夫節序令辰為賀也濫觴微而後著上
已修禊重陽登高之類也我邦所賞佳節
大概同于異邦所以為異嘉定八朔等之
節而已蓋嘉定之賀禁內及武家之所修
繇來厥惟舊哉然未見記錄之所載世傳
昔在後嵯峨帝側微養在大母承明門院
某年六月中六日戲以嘉定錢十六枚使
買粉團胡餅而自喫并賜侍者自後得踐

極故為嘉例又欲不忘於從前之微每到
此日為此會也自是以降遂為故事是歲
也我始陪嘉定會辱列席末其式可以觀
焉設長卓於正殿用小版盤俗曰盛以粉
團白餅饅頭熨鮑等數品每版各一品並
置卓上陳之左右既而大君出生褥上陪
從獻熨鮑一臺而後元老以下至諸士初
筵秩秩逐次進跪隨手取一盤拜登持退

一人退則一人進雖若千人其禮如一而
後賜宴群臣禮畢

洗兒詞

甲寅正陽月二十日串善賦詩賀我有
弄璋之慶因借韻足之作洗兒詞

甲寅孟夏佳氣清晴得掌中珍試才之英
嶢嶢頭角喞喞啼聲懸弧張設弄璋詩成
百年祝壽三朝命名篁竹已茂庭柯向榮

昔期生珠今免倒網萬事頗足一生大盈
勿似汝爺惟子聰明

祭孔子頌

維大日本元祿七年歲次甲戌八月丙申
朔越二日丁酉常州路水戶府儒臣懋齋
野傳謹以清酌脯醢之奠釋菜于至聖先
師孔子其頌曰
天地定位人生其中出類拔萃惟聖斯崇

大哉孔子至矣神聰飛走麟鳳夙鱗龜龍
乾坤覆載其德攸同古今倚賴其道既通
金聲玉振大成我功春秋筆削六經折衷
贊千歲謨開百世宗泗水流遠餘波已東
日月照臨方啓我蒙仲秋上下灑掃畝宮
酌清舍菜以奠以頌

諸葛孔明畫贊

振古賢者遇時也少當季漢世諸葛武侯

出矣初耕隴畝確乎臥龍劉主三顧草廬
起作呂尚之事履軍搴旌蔑視魏吳計用
言聽猶魚之有水輔相後主爲漢伊周二
表至忠悽入肝脾使千歲後凜凜乎清人
骨然天不加數年漢鼎遂覆鍊命矣夫

陳又

蜀漢之代天下三分隆中臥龍外降有神
丹衷二表我功八陳命矣星殞不斃曹孫

又
三顧釋褐一世人龍涓萃德侔周台道通
兩朝服勤八陳遺蹤赫然神策確乎清衷
二表忠辭萬古英風
神農畫贊
帝起烈山長于姜水作耒教耕聚貨爲市
備葷藥艸草初醫方惟聖濟世施普德洋
張良畫贊

大易有之知幾其神乎滅秦誅項藉漢復
讎圮上一書安定神州爲帝者師爲儲君
謀封萬戶位列侯功成弃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游余以爲運籌決勝謀漢之良策寓
言辟穀謀身之拔尤其知幾乎誰與子房
傳

劉備騎馬圖贊

王室之曹英邁蓋世衆士慕仰得統漢帝

三顧感通魚水結契初爲表困的盧蹈厲
天下分裂魏吳藉勢于嗟天乎兼吞不濟

文昌星畫像贊

張宿輝分名梓潼君浩氣氤氲主司斯文
英華延芬詞章彌殷聖所不論後生無聞
勉讀典墳神云吾云

衛生箴

父母唯其疾之憂孝子行其遺體豈不祇

懼調護乎串善嘗從我學比年多病今賜
官暇還京保養之我作衛生箴以饒其行
三才保一五倫秉彛唯人爲貴惟心有知
分蓋壤之間首萬物之靈上而延百歲壽
下以期六旬齡是故衛生之心自放毀命
之荒以寧豈知疾起七情所感患本六氣
被侵固以孝子奉體如玉如金內節酒食
外防色淫老境杳杳晚節凜凜故以一人

邁億兆，不以億兆抗一人，敬不傷此體，靜以抱此神，席可羞蟠桃，砌將見靈椿，且夕養其浩然，風霜禦彼感冒，故醫有鍼灸術，而方有藥石報，勿謂尚壯，矢扎掇至，勿謂何畏膏肓，深造視不可久，視久傷血，立不可久，立久作弊，縱繙經讀史，不過數章，適意彼昏，不知竭其才，而焦其思，若吟詩寫字，不過數句，言志夫競無罷，誇其多而闕

其靡，勿恚怒，氣逆勿飲食勞倦，勿食不時，勿嗜貳膳，氣逆傷人，肝勞倦損人，脾不時，聖戒焉，貳膳人賤之，勿婪肉多，而使勝食，氣勿厭藥苦，而忘利，疾病勿輕侮醫師，惟發揮神聖，齒之尚少，庸可養生，常書諸珮，紳時覽此金鏡。

紫雲硯銘

進藤長元家藏紫雲硯故輪王寺親王所

賜其父從五位下主計頭長好而元和內
府物也銘曰上天紫雲墮過文房金聲玉
質至靜德方

卦硯銘

應中村叔民需

源形八卦虛中九疇墨場營陣勢比武侯

籃輿銘

當世之制宗室之命卿以下近臣年五十
者皆聽駕輿雖柳營之諸臣祿非萬石齒

不半百亦不聽焉小臣傳謏劣不敏高恩
橫加猥侍左右今茲齡五十有二仲夏念
六日辱依教命遂達柳營蒙聽籃輿拜謝
有餘因爲之銘曰籃輿陸行以輔屯蹇疾
亦可輿跛能致遠惟命聽予榮比菲袞
掘井弗及泉論
易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益井之爲物也
以挹彼注茲爲職以濟人利物爲功汲之

不竭存而不盈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黨閭巷無處而不在焉無人而不仰給焉日夕取之不以為貪昏暮求之必無不與其用至足其德有恒可謂大矣廣矣是所貴於原泉也若夫智然無水綆甚短而汲甚深又何以能濟人利物哉是以需於掘耳鑿井而飲自古如斯非今日之創舉也乃有掘之九仞者斯時而及泉者宜也其不及

泉者異也斯時及泉而揚水者皆皆是也其不及泉而沮喪者萬一有之也水脉之未達於是濟用之不行此非井之無功或用力者之未畢其功也此非泉之不可及或及之者之自有其時也蓋天命之大原本自溥被而動靜云為萬端千緒一旦逢其原而資其深於是用之無盡行之無窮雖聖賢不能獨豐雖庸衆不至獨吝猶往

來井井也雖然無道以治之則不能以擴
充焉必也道之有其理而相之得其原去
其高亢避其燥剛立志以自得為程用力
以深造為極揮錡如雲邪許如震則滔滔
不竭足以利濟一時而潤澤萬物者舍此
將安適哉是故鑿井以達其泉則頤養不
窮勉學以復其性則萬理明盡是君子之
所以研精覃志未嘗畏難而苟安也夫學

殖也不學將落所以人一已百人十已千
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是集義而生不可
義襲而取若弛其念於可有可無必用其
功於或作或輟五穀不熟猶且不如莠稗
九仞不及幾能自異於溝澮是故夫子教
人以爲山而鼓勵於一簣孟子教人以掘
井而丁寧於九仞聖賢諄諄告戒如合符
節而孟子近取譬也不爲無意性之本體

不息猶井之无喪无得學之半途而廢猶
鑿井九仞而不及泉也後之汲古者收而
勿幕則大成之吉亦庶幾乎宜潛心而釣
深矣

仁者好惡論

限以二百字

語曰愛之理之謂仁是故孔子曰汎愛衆
而親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仁者亦惡
人何哉請誠言之夫仁人之安宅也造次

顛沛無違仁上智無出于此者也怵惕惻
隱之時發下愚不能無之者也惟仁者以
爲已任求之而得之故爲之先覺立人達
人仁之方無以尚之若夫貪戾媚疾之人
誠可惡也乃至大惡者虞加四凶之罪魯
行兩觀之誅故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蓋
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然庸人有所掩而
不能克己仁心日暗而取舍失正仁者得

其公正而無私心則好惡當理舉措得宜
仁者好惡不亦宜乎

君子不器辨

夫形乃謂之器舟楫濟川車輿行陸各適
其用反之則不相通意其子貢器之貴者
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於篳門圭竇
故以瑚璉稱焉管仲器之小者使其君霸
而不克堯舜之其可以觀焉由此推校若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未免隘與不恭故
為君子不由也武仲之知公綽之優卞莊
之勇冉求之藝一知一能不能相通猶舟
楫之不可行陸車輿之不可濟川也蓋渾
然惟性粹然惟心虛而具理靈以應事無
偏無倚以明於天之道其唯聖人乎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之
謂也柳子厚謂孔子覆生人之器也則孔

子之聖也。祖述先王之至德要道而叙彝倫，使後世被其澤，千有餘年。此柳子所以稱器而非先所謂子貢管仲之比也。美哉淵乎！一言能包含君子之德矣。

辨蘇子詆程子

余嘗觀二蘇之文，筆力壯健，語意清廓，以爲君子人也。頃者讀二程全書，徃徃觀蘇子詆程子，始疑不似君子矣。按其所由當

哲宗徽宗朝，二程以言行稱。二蘇亦以學著。當此時也，天下之士推尊程子嚮風而聽，隨流以化。於是蘇子猜忌程子而誘孔文仲等，疾之如讐，巧爲詆謗，有信程子之道而歸之者，強名爲黨。是豈程子之心也哉？彼麀糶陂裏之謔言，劉氏左祖之謔動，豈其君子之交也哉？文仲之戇爲浮薄，誘以害善良，然而晚悔從前之過焉。蘇子才

識敏穎身游乎六藝之園口說仁義之事而沒世不曉亦傷哉我聞元祐之間蔡京立姦黨碑石工安民自不忍鐫名其意以謂司馬相公之正直謂之姦邪恐得罪于後世石工猶愧詆君子而蘇子何爲者而忍之耶意夫徒學文章訓詁而不涉適道之理乎不然則程子之牆也高未能窺見乎蘇子若與孟軻同時則面獲鄉原之罪

矣
辨天皇謚號

本朝神武以下天皇二字謚之興也其當孝謙之末桓武之始乎正史不言何帝何時追謚之卜部兼方撰釋日本紀曰神武等謚淡海三船奉勅撰之按靈龜中吉備真備入唐留學十有八年博通經史親見唐廷盛典三船性聰敏博涉群書歷仕孝

謙廢帝光仁桓武數朝與真備同時當此
時卿士大夫入唐受學膳大丘之徒不爲
不多然當廢帝寶字二年八月百官上表
上上臺中臺尊號稱上臺寶字稱德孝謙
皇帝稱中臺天平應真仁正皇太后又追
謚先帝曰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追崇日並
知皇子曰岡本馭寓天皇於是朝廷禮文
多由古典上古之所未曾聞也且考續日

本紀天應元年柴原勝子公上奏稱神功
皇后延曆九年津連真道上表稱神功皇
后應神天皇仁德天皇敏達天皇則當光
仁桓武世公言之明矣弘仁六年萬多親
王上姓氏錄表曰年肇神武序中亦曰神
武臨夏或起自神武迄于弘仁一書中凡
曰某氏某氏出自謚敏達天皇謚用明天
皇或謚舒明天皇則比至嵯峨朝壹是稱

之是知神武已下數代追謚蓋一朝之舉
而真備等上議三船及諸學生奉勅所撰
擇也平城以降或緣地名或以宮名稱之
上謚號者僅有仁明文德光孝崇德安德
須德稱光數帝而已嗟乎風教之易頽可
以嘆哉
皇武辨天武紀
或有問予曰聞子奉教命編修本朝帝紀

列傳而於天智天武二帝之間介大友皇
子以爲紀夫大友皇子叛臣也不亦住吉
仲皇子有間皇子之類乎子何據而爲紀
乎答曰子過矣子過矣何其見書之疏哉
懷風藻云大友太子年甫弱冠拜太政大
臣摠百揆親萬機年二十三立爲皇太子
會壬申之亂天命不遂時年二十五傳謂
懷風藻者淡海三船所輯也然則去天武

之世未遠也足以徵也曰子不據舍人之
正史而徵三船之手筆則舍人之所記亦
不可信乎答曰然予熟讀日本紀當天智
天武之紀有可疑者四蓋即位立太子王
者之大事也故神武帝以降必書之而於
天智紀不書立太子反至天武紀書曰天
命開別天皇元年立為東宮在天智紀中
初稱太皇弟者二稱東宮太皇弟者二及

其末年稱皇太子者一稱東宮者四在天
武紀初年徃徃稱東宮又稱太皇弟及稱
大友帝或曰大友王或曰大友皇子當時
大海人既為東宮則宜稱皇太弟而何稱
呼之錯亂也是非追記前世之類舍人實
大海人之子而當天智之末天武之初朝
廷政務身所親見也何審于上世之遠而
踈於今日之近乎可疑一也天下不可一

日之無君大海人皇子既為僧則天智崩
後襄殯喪事及受外國貢調多假朝務誰
其幹蠱者藤忠親水鏡雖多因襲日本紀
而正載十二月三日天智帝崩同月五日
大友太子即位矣而舍人不書大友帝即
位可疑二也其在天武紀中記曰十月庚
辰天皇天智卧病以痛之甚矣於是遣蘇賀
臣安麻侶召東宮天武引入大殿時安麻侶

素東宮所好密領東宮曰有意而言矣抑
安麻侶密語有意者可疑三也凡書壬申
之戰正繫月日記其終始再起端於初又
記一層前後錯雜甚難解得竊謂舍人於
天智天武紀有諱而不可正言者故婉曲
其言紛紊其事使不分明矣可疑四也大
海人謀反之初自告私臣曰今聞近江朝
廷又屢稱曰近江朝則天武舍人俱知近

江之有朝廷矣於太宰栗隈王吉備國守
當摩廣島之事不覺下一反字亦可笑哉
非啻是而已本朝言詩無先於大友帝而
舍人書曰本朝詩賦之興自大津始也大
友帝崩時大津皇子年僅十歲未可言詩
必矣然則揜人之善隱己之不善者可以
知焉豈可謂正史乎日本紀不可信也大
槩如此以予論之大海人既辭天智禪出

家入吉野則爲草野之一比丘然後嗣皇
統承洪業者非大友帝而誰也然託言於
謀已起兵行弒非反而何矣是知前領安
麻侶密語時既有作有間皇子事之意然
有間之倉卒也不就而誅大海人之巨猾
也遂得其志不亦幸乎或無言而退

辨行世舊事紀

傳嘗備負儒臣侍彰考館撰修國史其際

涉獵舊事紀而撫其可引用者未及熟讀
爾後猥蒙恩遇從侍左右于今四年當今
治平熙洽文教隆盛去歲昌平坂孔廟落
成由是藩國公侯上進經史子書我黃門
源公新寫本朝正史七部納焉傳奉教命
謬忝校勘之任及校舊事紀始慮其書不
出于馬子之手既而更互演繹則後人之
所書不容疑矣試言其一二其天孫記曰

物部鏹姬大刀自連宗我島大臣為妻生
豐浦大臣名曰入鹿連公所謂島大臣是
馬子也豐浦大臣蝦夷也馬子生蝦夷蝦
夷生入鹿若馬子自記則子孫之次及稱
號紛紊混淆豈如此乎天皇本紀曰崇峻
天皇五年冬十月壬午蘇我馬子宿禰聞
天皇所詔恐嫌於已招聚黨者謀弒天皇
十一月乙巳馬子宿禰詐於群臣曰今日

進東國之調使東漢直駒乃殺于天皇矣
若馬子自記則謀弑天皇乃詐於群臣等
文何自直筆如此哉釋日本紀曰神武等
謚淡海三船奉勅撰也考諸正史不見何
代追謚至續日本紀天應元年始稱神功
皇后延曆九年稱應神仁德敏達天皇據
之則始于光仁桓武之間也此書天皇本
紀神武以降每帝紀首題書謚號紀中亦

曰神武天皇四子或曰謚曰綏靖天皇或
曰成務天皇無胤或曰仲哀天皇二年立
為皇后或曰清寧天皇皇女也天孫紀曰
允恭天皇御世繼體天皇御世國造紀亦
二稱神功皇后御代又稱景行帝兒仁德
朝遂誤以天皇尊號為諱者多其序云推
古帝三十年撰成而天孫紀稱難波朝御
世孝德自其下載舒明天智天武朝之大

連到國造紀曰撞原朝桓武及靈龜元年
元正嵯峨朝御世弘仁十年諾羅朝御世
和銅五年六年元明於理如何乎據日本
紀垂仁帝勅物部十千根大連云云其謂
大連似非官號延喜式公卿補任云仲哀
元年始置大連以大伴健持爲之而天孫
紀曰大新河命纏向珠城宮御宇天皇垂仁
帝御世改爲大連其大連之號始起此時

於崇神紀曰以武諸區命爲大連前後乃
有如此之類大槩是多其瑣細者未必枚
舉蓋謂蘇我之亂國史悉爲灰燼當此時
舊事紀亦罹災全本不傳僅遺神代部而
後人附託其名以日本紀文增損改易微
變書體牽合傳會妄作亂真至其誤之甚
天孫紀曰十市瓊入姬命是一一據日本
紀崇神紀十市瓊入姬命下有是年也太

歲甲申。七字是剽竊日本紀文不削是年
二字遂訛爲是一一又天皇本紀曰復大
已貴大神因之曰玉墻內國及至矣復饒
速日命云云此二條全是日本紀文而斷
章揭書誤存及至二字而加矣復字者爲
可以笑焉嗚乎此書行世不知幾百歲其
際無一人之沃眼者今揭其訛謬以正之
爾辛未正月晦

水戶侯源相公遷修久米願入寺
奧州白河郡大網村願入寺者如信上人
之草創也正安元年如信還自洛途偶嬰
病暫留常州久慈郡金澤邑而療焉明年
正月四日寂遂葬于金澤爾來子孫奕葉
居于大網文安中八世孫如慶避國亂而
遷居常州那珂郡大根田至第十世如了
移同郡菅谷村十二世如正營寺院於久

慈郡久米村嗚呼如信實親鸞之嫡孫而
一宗之正統也雖然奧常二州本邦之東
偏而大網久米又一州之僻地也故來詣
者常寡施覲者亦少今至如高都十五世
寺院歲荒堂宇月壞余傷其嫡流之衰微
而相攸於茨城郡宮田村岩船新造寺宇
施與田園三百石內分百石永充如信墓
域之守戶云

題武田信玄及部下功臣圖
武田晴信甲州之猛將也剃髮改名信玄
天文永祿間海內豪雄割據國郡攻戰無
已信玄與信州小笠原上州上杉越州長
尾謙信及村上義清相州北條氏康等相
戰數矣常與謙信抗衡軍策出拔自為一
家信玄卒子勝賴嗣管甲信駿數州亦有
父風頃日好事者乃圖畫信玄勝賴及其

功臣武田逍遙軒穴山梅雪以下二十四
人於一紙模倣漢臺三十六將對看之則
使人凜然有立志誠是武人之奇翫也

讀史記

余去歲孟春始繙史記欲識來古之理亂
興亡然其間有六經之當務有諸子之可
校而姑閣之故歷日縣長今茲癸卯初夏
涉獵一過原夫昔在仲尼悼王道缺風俗

衰作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別嫌疑
定是非而勸懲褒貶隱者見焉微者顯焉
自仲尼沒又四百餘歲去聖彌遠失道彌
久漢興太史談出焉子遷異敏技能嗣父
芳躅而開業甚美無不書而漁獵焉于是
登龍門探禹穴博采古文訪搜異聞紬繹
之筆削之協合異傳而齊百家洞視上古
愍惻當世其書都一百三十卷字聯宛珠

句鑄江金去取相依抑揚相當其筆健也
如天馬駿足其文竒也如虬龍杳玄故史
冠古今名重泰山真所謂風騷之極者也
夫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
傳此書之綱領而上始軒轅下訖天漢悉
囊括之其際帝王興廢國家存亡陰陽禮
樂代系年封忠臣孝子佞幸讒諛瞭然若
指掌而論事覈實不虛美不隱惡豈可不

謂實錄哉宜矣柳子稱之爲峻程子以爲
近古張侍讀嘗曰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
一萬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
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蓋太
史公周覽四海與燕趙豪俊交游故其言
疎蕩微意難究詳矣因是註家盡力而鈞
深探蹟音義作於徐廣暨鄒誕生劉伯莊

集解作於裴駟司馬貞作索隱張守節作正義而其義明其理著想夫千載人物可坐而見者獨賴此書之存焉若遷可謂有功於後世因嘆曰漢以來操牘之士不可勝道而孰比肩於遷者乎嗚呼盛哉

讀韓文

昌黎公集四十卷其詞上規姚姒誥盤春秋易詩下逮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閔

其中而肆其外崛竒之文卓犖之語雖未窺涯涘而聊曉大都矣其意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祖述孟軻揚雄而排楊墨老釋似是之非其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諍臣等表論灑灑噩噩事信理切蘇軾嘗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意其不撓志於讒構而

能委其身者公也尊佛信讒而遺有道者
憲宗也側肩帖耳而妬賢害道者罇與逢
吉也公之德行不遇于一朝而潛德之光
昭哲于千載也憲宗之癡駭罇逢吉之惛
生亦遺不朽之臭也非乎若使公遇其時
援其道則唐殆庶幾乎惜夫公辨異端唯
有佛骨表當時張籍之所歔歔而後世之
所不幸也公作河中府連理木頌說者曰

公年二十四而作之今茲余齡相及焉讀
之感嘆三復發憤而言韓子何人也予何
人也古今雖殊世支日雖異域天性同一
而已嗟乎賢愚相遠又何懸隔

讀二程全書

夫走獸之有麒麟飛鳥之有鳳凰皆出類
拔萃者也人之有聖人亦然聖人不可得
測焉亞聖而擴其道者賢士也自孟子沒

聖道不傳有葉有牟漢有董生揚雄興聖
經之廢唐有韓退之尊信聖道詆排異端
然未足盡之逮趙宋諸儒乃仲尼之日月
廓然而耀矣原夫河南程氏兩夫子研覃
於聖經之奧旨開示於先人之未發游泳
洙泗升入堂室傳於周易春秋定於大學
中庸特出諸儒之表矣家集五十卷其四
十二卷朱子之所編而其八卷端中之所

叙也於是兩夫子之云為可以仰觀可以
俯察厥中有洛陽議論皆當時諸賢之論
辨也於斯之時橫渠論說易學而撤臯比
康節聞加倍之法而竒之溫公屢議通鑒
之事先儒嘗謂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
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蓋明道不幸早
世伊川繼業孳孳焉汲汲焉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其為人也氣質剛方非禮無行凡

在朝廷論議褒貶則無所顧避故與同朝之士不合而為讒喙所退雖然不以心為形役以教授終命焉若一日有志於適道者捨兩夫子誰居哉二程既沒文不在茲乎讀此書則猶親見二程之容色言動學者宜潛心搜索

菊徑漫談

秋之季弦之上霜露行陰殺月日應陽數

積雨快晴天氣清朗木飄紅葉菊發黃花
阡陌街市無貴無賤登桓景之高設宋武
之遊懋齋野子夙興迎佳節服禮衣謁家
君既歸環堵閑牖隱几悠然對籬忽有客
來晤語遷刻客去心體疲勞頭目岑岑於
是招竹夫人伴枕兒將遊黑甜鄉延年子
避邪翁侍側枕兒見二叟問竹夫人曰二
子為誰夫人答曰汝不知乎居吾語汝芳

姿美色著黃裳者號延年子姓菊氏其先
酈縣人楚升屈平騷壇晉伴淵明荒徑故
有文章又持馨德時侍公子貴客或接詩
戰筆陣人人賞之良有以也頭長而禿顏
醜常醉者為避邪翁本出自吳故以為姓
名俞江淮蜀漢之際種類太多其為人也
性辛而褊急不克與世推移故仔細看之
者鮮矣翁亦嫌世冗擾屏跡山林寓生藥

境有葉有稔真隱士也野子戒兒輩曰我
倦欲眠汝曹何咕囁多言也延年子改容
進曰方今於主人有可賀者三尊公齒近
懸車氣幹壯強可賀之一也郎伯亦過者
稀遠客異鄉然尚矍鑠可賀之二也主人
富春秋營致家業幸而無恙可賀之三也
矧是今日好風光須用開筵盡歡何獨與
兒女子遊乎野子推枕揚首答曰誠如叟

言然余自夏患瘡增寒壯熱兩日一發所謂瘵市也秋來炎威漸消新涼入郊病雖未痊十減五六歷日彌月神氣歸守履霜吸露寢食復初嬰病以來屈指計程殆百餘日卧床藥餌爲務閉戶不聞外事頃日或人來告子之卧病其間某人不幸捐館友人某亦下世凡兩三人余所舊識而皆少壯之齡也傳曰死生有命歿壽不貳或

死或生皆有道存奚樂奚哀雖然人不知其故故存則喜沒則哀亦常情也余疾雖久幸而免死家君老而益健相共逢良辰豈不悅乎然今心勞氣疲而將就眠叟等暫去日暮來會幸甚延年子曰我輩侍側則何恙之有請陳酒行觴換登高落帽之遊野子曰唯且問曰叟等一年唯一佳期而已矣其他不肯來謁豈非跡我乎避邪

翁曰我輩每窺主人之牆主人耽學好古
之人也我等不才目不識字乃非責善輔
文之友而觀主人居室文房四友侍坐函
丈其爲書齋前對山林後枕池水自春及
夏朝則村夫子挾兔園策共吟蒙求之句
胡烏衣窺紫潭底同誦魯論之章夕則丹
良子熠燿而來代燭奴之勞田令僕鼓吹
度曲和子曰之聲至秋冬則鷺翁鴈賓篆

沙書空或伴半日之閑又寄故園之信賀
雀喜鵲時來叙話主人學暇之朋不爲乏
矣我輩豈接綦於其間乎所以常不來見
主人勿咎少焉麴道士亦來賀延年子告
道士曰今日我促主人欲云云道士曰諾
我將請之因前席曰避邪翁侍側延年子
在前僕雖不肖寓名於聖賢之域著功于
百藥之長主人提携我輩遊讌娛樂何恙

間之主人嬰疾以降疎我久之偶侍嘉會
何幸加焉因歌曰菊子含笑兮引萬年萸
子伸臂兮鬼以蠲南山壽兮不崩不騫歡
伯頌兮可以閑筵野子欣然乘興唱曰菊
萸入吟翫黃紅之辨於佳辰麴蘖獻壽薦
興味之長於騷人旣面曰我嘗與詩神友
善卧病久而息交此會寧有招乎因招詩
神文房四友躡踵而來清談飛玉以遊以

教當是時也枕兒不喜退立高呼曰今日
皤然翁等來誘主人主人不屑吾曹曷爲
舍我之甚黃孺聞之卒爾來罵曰翁等何
爲者也主人痰疾新愈我每伴主人窮洲
島之壯觀極邯鄲之榮樂養氣補心以復
其素翁等使主人頭目岑岑之徒與去矣
去矣睨詩神曰是古人之糟粕常醉主人
苦讀勞心我所以切齒也詩神勃然作色

曰今日良會數君子在坐汝何言之不恪
哉汝之所爲使人情慢怠倦而安暴棄主
人好古存性養氣乃我功也何憑汝調護
之黃嬭厲言曰子之所貴奇章偉什綺錯
星陳而唯夸奇競秀也縱雖比詞聯韻連
篇累牘皆是破古紙耳何詩之有何文之
有詩神欲再言之黃嬭啞啞叱咤於是翁
等挪揄而去四友亦退野子興盡遂睡



